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9nB438

衡山禪師語錄

清 燈炳說　宗位編　超源序

藍理序　有塔銘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  - 超原序
    - 藍理序
  - 上堂
  - 小參
  - 示眾
  - 法語
  - 機緣
  - 問答
  - 佛事
    - 為聚雲萬祖忌日拈香
    - 禮聚雲萬祖真
    - 為蘇茂宇居士對靈
    - 為思修禪人舉火
    - 為心池維那舉火
    - 為崑山行者舉火
  - 題讚
    - 讚吹萬師翁
    - 達磨渡江
    - 隻履西歸
    - 瑞林畫達磨請題
    - 自讚
  - 偈頌
    - 頌臺山公案
    - 頌末後句
    - 頌國師三喚侍者
    - 頌國師問紫璘童子全章
    - 頌曹源一滴水
    - 別峰上座係忠郡孝廉…
    - 示竹庵靜主
  - 書問
    - 上慶忠老人

        - 寄映曹勤舊
        - 復汾陽覺師弟
        - 復友人
        - 答慈庵靜主
        - 寄寶善居士
    - 附塔銘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衡山和尚語錄序

昔達磨西來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後六祖曰：「達磨道箇直指，早是曲了也。何以故？要知不立二字，亦是文字。且達磨傳法偈四句，豈非文字乎？其不尚文字者，恐人滯指而迷月也。」又太原孚因雪峰道：「一隻聖箭，直射九重城裏去也。」遂趁至中路，勘神晏國師，回謂雪峰曰：「好隻聖箭，中路折卻了也。」遂舉前話，峰曰：「奴渠語在。」由此觀之，文字語言，其可無乎？

衡山和尚，聚雲之孫，治平之子。出住吉祥，龍象雲集。其機鋒似金刀破竹，其才辯若珠子走盤。其上堂、小參、法語，皆從胸襟流出，蓋天蓋地，真不愧為大慧之兒孫也。夫聚雲、治平諸大老，重振大慧之道於西蜀，而衡山、三山諸和尚又能繼志述事。俾雙徑禪燈，旦復旦兮，則凡我濟北後裔，皆當共慶同宗之盛也。茲普陀別菴和尚以衡山令伯語錄壽諸棗梨，而几幻大師索序於予。予不自揣，援筆作此。何異捧土培泰山、掬水沃東海哉？

康熙乙亥王春龍池後裔閩莆超原澹崖氏拜撰

慶雲炳禪師語錄序

臨濟之道騰越而起，類皆岷蜀之人。五祖昭覺，其最著者。逮有明神宗朝，雲老人以間世英偉承徑山之後，大乃父乃祖之庭于桐山王壘，光燄赫奕，諸方傾向，以為臨濟再興。故出其門者，廣大精微，凌轢前古，直與南嶴頭、寶峰文輩並驅中原，[狂-王+倚]歟盛哉！慶忠禪師居其一也。忠得法龍象二十三人，三座則為慶雲炳禪師。按炳狀，師少即見先聚雲于寶峰，初入侍寮，不幾于度水擎茶間已明己躬下事。雲歿後，始親忠于枳江，久之克第一座。當是時也，巴蜀禪叢肇啟，遐邇英俊雲委川輪，師以玅齡首眾，舉揚從上巴鼻。明清以來，馳聲走譽，弘揚徑山、聚雲之道者，皆自痛拳辣手出焉。且師之碩德行業冰清玉潤，去住翛然，臨死生之際獲大無畏，如獅子王遊戲自在，非近世楊、鄭所企及者，不佞仰之深、慕之久矣。師凡兩坐道場，晚興《慶雲語錄》一卷，皆膾炙叢林，服膺緇素。顧其言雖不多，要皆到地本艸，如人食少金剛，自當穿皮而出，非過量人難為湊泊者。普陀別菴禪師，師之猶子也。當童稚時，撫其臂曰：「異時弘我徑山之道者，舍子而誰？」師滅去十餘年，別公果法道大震東南，抑見師之慧鑑不爽矣。今其三世孫几幻

禪人持稿南來，謀予不佞弁言簡端，又以別公之介紹請陳始末，乃退而為之書。
康熙丙子孟春月上浣，鎮守浙江等處地方定海總兵官左都督藍理拜撰。
衡山炳禪師語錄

法孫宗位編

順治壬辰七月望日，夔州府石砫祇園檀越蘇茂宇暨眾善信請師住吉祥禪寺，入院。
三門。「如來倒駕逆來，菩薩順行而去。雖然來去不同，縱橫上下無忌。還識路頭麼？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卓拄杖便入。
伽藍。「紅髮白牙，鐵臉爛額，應現圓通，出沒莫測。箇箇恒衛吉祥，只教眉毛出血，如斯依教奉行，不負山僧饒舌。珍重！珍重！」
方丈。「不喚作方丈，玄要難分；喚作方丈，照用齊立。有時驅耕夫之牛，奪饑人之食，末後轉身異類行，縱橫百寸是十尺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料揀齊施賓主全，百億金毛出隊躑。」即日迎佛陞座，請上堂。師拈香祝聖畢，次拈云：「此瓣香，荊棘叢中常快活，干戈林裏恒吉祥。即今對人天眾前信手拈來，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二十六世現住慶忠堂上上鐵下壁本師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維那白槌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舉：「趙州云：『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、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，建立也在我、掃蕩也在我。』今日山僧則不恁麼，有時將三世諸佛向吉祥寶殿裏安立、有時將吉祥寶殿向三世諸佛眉毛上安立，收來也在我、放去也在我。恁麼告報，且道：與趙州是同？是別？還見麼？坐斷兩頭無別路，一切時中最吉祥。」維那再白槌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師下座。
冉總戎利幽請上堂。僧問：「此日拈花，是錢索？是井索？」師云：「野人恒面壁。」進云：「五福宏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星拱吉祥。」乃云：「六三六四，六五吉祥，大震法鼓，黃梅三擊，祖意旛花，羅列飛舞。今日迺冉公大護法建普利道場，特請山僧陞座，舉揚般若。若論般若，無說、無聞，向何處開口？只聽得有一尊宿在山僧拄杖頭上道：『大乘井索，小乘錢索。有漏芿籬，無漏木杓。撞著臨濟、德山，無故入門便棒便喝。差甚麼？使者雲行，功曹傳奏，大地草木咸放光明，天龍鬼神歡喜信受。』」卓拄杖云：「知麼？野人恒面壁，三星拱吉祥。」

佛誕日，檀信啟華嚴會，請上堂。「昔年今日四月八，今日昔年四月八，東西南北露全身，四維上下天花撒，吉祥院裏事不同，僧俗乘時轉妙法。若以白紙黑字為法，猶是止啼黃藥；若以數墨等行為轉，亦是門外之遶。即今合作麼生？」又久，云：「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」

午日，上堂。「菖蒲劍，艾葉虎，海底紅輪日當午，吉祥漏逗者封皮，聲聲震動龍舟鼓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還聞麼？」

順治丙申九月朔日，總戎袁公大護法暨闔營將士請住忠州福城山慶雲禪寺。

上堂。豎拄杖，云：「天得一以清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地得一以寧。」橫擔拄杖，云：「人得一以靈。且道：衲僧得一時又作麼生？建法幢，立宗旨，人天號令。南山雲，北山雨，虎嘯風生。」擲拄杖，連喝三喝，云：「十方聚會學無為，選佛場開歸及第。」

檀姓利幽請上堂。「生是死之生，死是生之死，兩路坦然平，無彼亦無此。會麼？若也未會，再與重下註腳。」以拂子打〇相，云：「此是佛體性三昧，世界也在此中、眾生也在此中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諸佛、諸祖、十聖、三賢也在此中，乃至六道遷徙、四生升降、抱恨含冤、苦樂榮辱、悔罪造業、改過從新俱在此中。所以世尊遣阿難尊者往地獄問提婆達多云：『汝在此中樂否？』提婆云：『如三禪天樂。』者云：『汝還求出否？』提婆云：『待世尊入地獄，我纔出地獄。』者云：『世尊豈有入地獄分？』提婆云：『世尊既無入地獄分，我豈有出地獄分？』汝等若在者裏會得，便向升沉遷徙處識取本地風光。且道：如何是本地風光？」復以拂子畫[十〇]相，云：「處處總成華藏界，堂堂無處不毘盧。」

說戒，上堂。舉拄杖，云：「釋迦老子來也，在山僧拄杖頭上道：『不用安排，切莫造作。安排造作，無繩自縛。不安排、不造作，善財彈指登樓閣，秘魔放下手中叉，普化入市搖鈴鐸。』諸仁者！于斯薦得，百千法門同歸方寸，河沙妙德總在心源，一切戒、定、慧門悉皆具足，不離汝心；如或未然，鞭影日將調意馬，溪光時把按心牛。」卓一卓。

慶忠老和尚設忌，上堂。「拄杖突出虛空，踢著通身粉碎。三炮四喝料揀，玄要賓主明歷。此是老和尚家醜，當陽露出端的。作麼是露出底句？咄！」

明德居士請上堂。「踏破虛空口，崑崙顛倒走。明德出頭來，性哲傳燈久。」以拄杖畫相，云：「參！」

聚雲三目法叔老和尚訃音至，上堂。「同住聚雲時，曾霑猶子愛，離亂各一方，面目無隔礙，化緣事已周，分身遍法界。大眾！還知

者老漢落處麼？遇寒湖中向火，逢熱火裏乘涼，恁麼本分自由，好與頂門揭蓋。」復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上堂。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獅子窟中無異獸。觸著帝釋鼻孔，象王行處絕派蹤。東海鯉魚打一棒，萬里橫屍。雨似盆傾，四洲普潤。大眾！會麼？福城批判異諸方，大用全提只者是。」

小參

小參。「人天百萬，驀然拈花，此是瞿曇老漢上頭關；喚作竹篦則觸、不喚作竹篦則背，此是徑山老漢上頭關；一棒一條痕、一摑一掌血，此是慶忠老漢上頭關；逢人便拜、遇佛便打，此是福城長老上頭關。若在者裏一一會得，縱然一夜風吹去，只在蘆花淺水邊；如或未然，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月在波心說向誰？」
小參。舉：「趙州和尚云：『老僧十二時中，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。』此是古人為敵生死底工夫，今人又當何如？若要擔荷佛祖門庭，須要箇直實決定志氣，千磨萬鍊，百棒打不回頭底漢子始得。若是半疑半信、半進半退底，終是半途而廢，安能在生死海中倒駕慈航耶？久立，眾慈各宜努力。」
總戎袁寶善居士請小參。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州云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僧云：『和尚莫將境示人。』州云：『我不將境示人。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州云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者箇公案要累及寶善居士在。」

示眾

午日，示眾。「石輥嚼破虛空，冤屈崑崙叫苦，痛殺海上王郎，到處敲鑼動鼓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家家蒲倚天寒，報到今朝是端午。」
示眾。「生從何處來？死向何處去？知得來去處，方名學道人。」連喝四喝，云：「會得老僧者四喝，參學事畢。如或未然，但看受生死底是誰？不受生死底是誰？知得來去處底是誰？不知來去處底是誰？看來看去，看理會不得處，如一團火頓在胸中，久久提究到豁然貫通處，方知『生死』二字決定與自己不相干涉。」
示眾。「今時學道人多是腳跟不穩、立志不堅，於世事上不如意，則火急要參禪、要修行；忽然世事稍有如意，則不參禪、不修行矣。此何以故？無決定信故也。如是學道，欲與佛祖把手共行，無有是理。」

示眾。「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惟迦葉頭陀破顏微笑。且道：迦葉見箇甚麼道理便笑？者裏下得一語恰當，方許來入老僧之室。」
示眾。「老僧未讀詩書，出言莽鹵待人，唯一味鐵釘飯、木札羹，誰肯下口咬嚼？世人都是愛逞神機，以資談柄，無怪方木圓竅兩不相當矣。即世尊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，間有言下相應者，盡是途中受用。當機證悟，唯得迦葉一人而已。阿難將佛四十九年說底記持，如瓶貯水，毫無滲漏。末後又疑，問迦葉：『世尊付金襴袈裟外，另傳箇甚麼？』迦葉答曰：『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』阿難得迦葉者一轉語，始入安樂法門。大眾！倘具一隻超方眼，肯越常流，必不空過此生根器。珍重！」
示眾。「心地隨時說，菩提果自成。事理俱無礙，當生即不生。可怪汾陽李上座，十二時中向佛頭上著糞。」
示眾。「釋迦未曾出世、達磨未曾西來、老僧未曾卓錫此山時，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、箇箇腳跟下縱橫十字，無有欠少、無有休歇。奈何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何以見得？人道中若無此光，聞呼即應、見物便知，揚眉瞬目、折旋俯仰、迎賓待客、穿衣喫飯者是誰？天道中若無此光，受天福樂、變化莊嚴、視東忘西、瞬目不捨、修九次第定者是誰？地獄道中若無此光，洋銅灌口、熱鐵沸心、刀山上行、劍樹上走，忍痛受苦者是誰？餓鬼道中若無此光，鍼煙焰火長夜燒然、呼求食恒受飢渴者是誰？畜生道中若無此光，披毛戴角、銜鐵負鞍、喫草飲水、飛躍啼嗥者是誰？修羅中若無此光，三頭六臂、嗔焰然眉，或現大身甕彌、或現小身潛於藕孔者是誰？緣覺道中若無此光，知苦斷集、慕滅修道、求聖法者是誰？聲聞道中若無此光，坐無為床、受寂滅樂、神通變化、飛騰隱顯者是誰？菩薩道中若無此光，勤修六度、萬行莊嚴、無疲勞厭怠者是誰？諸佛若無此光，成等正覺、廣度眾生、永無休息者是誰？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，若無此光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是誰？故知者道光明，物物上彰、法法上顯，本自具足、本自圓成。雖然無處不現、無不承此恩力，只因埋在五陰坑中、拋在無事甲裏，不知參求、不知推究，故勞釋迦出世、達磨西來，作箇教主，欲人人向自己腳跟下識取。者道光明，輝天鑑地，耀古騰今，不但釋迦、達磨出來如是，即歷代祖師出來也只如是。昔西天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：『我欲作佛，不知何者是佛？』尊者曰：『見性是佛。』王曰：『師見性否？』尊者曰：『我見佛性。』王曰：『性在何處？』尊者曰：『性在作用。』王曰：『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見。』尊者曰：『今現作用，王自不見。』王曰：『於我有否？』尊者曰：『王若作用，無有不是；王若不用，體亦難見。』王曰：『若

當用時，幾處出現？』尊者曰：『若出現時，當有其八。』王曰：『八處佛性，當為我說。』尊者曰：『在胎為身、處世名人、在眼曰見、在耳曰聞、在鼻辨香、在舌談論、在手執捉、在足運奔，遍現俱該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。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精魂。』王聞是言，心即開悟。此是波羅提尊者令西天國王向一切處識取者道光明之樣子也。裴相國入寺，見壁間畫像，問院主云：『壁間是甚麼？』主云：『高僧真儀。』相國云：『形儀可觀，高僧何在？』主無語。相國云：『者裏有高僧麼？』時黃蘗在眾，院主云：『有一上座頗似高僧。』相國遂舉前話，蘗云：『請問來。』相國云：『形儀可觀，高僧今在甚麼處？』蘗召裴休，休應諾，蘗云：『在甚麼處？』裴公於言下領旨。此是東上祖師令裴相國向語言色相上識取者道光明之樣子也。僧問六祖：『如何是佛？』祖云：『我欲說，恐汝不信。』僧云：『和尚誠言，安敢不信？』祖云：『即汝便是。』僧問鹽官：『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』官云：『與老僧過淨瓶來。』僧將淨瓶至，官云：『卻安舊處著。』僧送還舊處，復來詰問，官云：『古佛過去久矣。』老僧引古證今，者些葛藤都是與混沌畫眉、虛空安柄。還知者道光明麼？那吒眼裏虛空碎，鐵鑄波斯笑海潮。參！」

示眾。「二時課誦乃漸修之學，猶人日用飲食，不可無也。如參禪以提話頭為務，或參父母未生前、或參如何是本來面目、或參念佛是誰，是必二六時中勤參不歇，方纔契悟自心，豈不是一乘圓頓妙法門，見性成佛真秘典？如念佛以一心不亂，專持名號為務，行人單以一生長齋，不飲酒茹葷，廣行布施，禮拜供養，親善知識，受持經典，晝夜六時勤切念佛，始終如一，則臨命終時，觀音、彌陀親垂接引，豈不是臨終西方境，分明在目前也？今有人披張禪師封皮，酒葷不斷，自誤誤人，其過非小。不見：永明壽禪師四料揀云：『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。』謂只明禪理，不習禪定、不修六度淨業，一生狂亂隨流，臨終陰境現前，輪迴六道者是也。二曰：『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？』謂見地不明，一生只修淨業念佛，發願往生，廣修萬行，臨終仗彌陀願力攝受，往生西方，決定無疑。三曰：『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前為人師，當來作佛祖。』謂深達佛理，兼修淨業，隨其根性，化人念佛，為人天師，往生上品。四曰：『無禪無淨土，鐵床並銅柱，萬劫與千生，沒箇人依怙。』謂不明佛理、不修淨業、不願往生，甘受沉淪，何由出離苦海？諸仁者！欲超生死證菩提，宜擇善行之速登上品。正恁麼時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楊州，好不快活。」

法語

示宸恒上座。「者箇道理，亙古亙今，恒常不變，也不著忘懷、也不著念慮，但自時時參究、刻刻提撕，妄念起時亦不得止遏，止動歸止，止更彌動，如何敵得生死？只就動止處看箇話頭，便是釋迦老子、達磨大師出來多方為人，只是者箇；歷代祖師順機接引，也只是者箇；一問一答、賓主交參，也只是者箇；舉起茶盃、放下匙筯，也只是者箇。老僧恁麼舉似、恁麼註解，此中還敵得生死也無？若謂敵不得生死，總是未會者箇落點處。既是未會者箇落點處，須行也參者箇、坐也參者箇、喜怒哀樂時也參者箇、應用酬酢時也參者箇，參來參去，參到沒滋味、沒撈摸處，如秋月懸空，毫無雲彩，心頭熱悶悶地，恰如一盤火相似，便是參究得力處，不可放捨，忽爾洗面摸著鼻孔、經行踢著指頭，自然心花發明，照十方剎，一微塵裏轉大法輪。且道：法輪作麼生轉？請過別峰頭上與汝相見。」

示真空禪人。「一念萬年，萬年一念，亙古亙今，恒常不變。鼻端凝住白蓮開，鐵脊胡床觀自在，撲破明鏡解翻騰，淨土娑婆成一塊。咦！還見阿彌陀佛麼？喚來與真空洗腳。」

示明德居士。「昔二祖神光為一代曠達之士，博覽群書，善談玄理，每自嘆曰：『孔老之教，禮術風規；莊易之談，未盡妙理。』乃往少林，晨夕參請。達磨常端坐面壁，莫聞誨示。光自思惟：『昔人求道，敲骨取髓、刺血濟飢、布髮掩泥、投崖飼虎。古尚若此，我又何人？』是夜，天雨大雪，光堅立不動。遲明，積雪過膝，磨憫而問曰：『汝久立雪中，欲求何事？』光悲淚曰：『惟願和尚慈悲，開甘露門，普濟群品。』磨曰：『諸佛無上妙道，歷劫精勤，難行能行，非忍而忍。豈以小志、小德，輕心、慢心？欲冀真乘，必須勤苦。』光聞誨勵，遂自斷臂求之。磨再論曰：『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。』末後為親承入室之真子。欲學此道，當體此規儀，非造次者可登也。」

機緣

師問一僧：「你是那裏人？」僧云：「本地。」師云：「那裏是汝本地？」僧云：「等丘。」師云：「者僧眉毛原在額上。」

一僧進方丈，師云：「千佛在甚麼處？」僧進前磨墨。師云：「我問汝，千佛在甚麼處？」僧又磨墨。師云：「去！」

一僧侍師行次，師指黑、白二犬，云：「者不是曹洞宗旨。」僧云：「那箇是正位？」師云：「雞向五更啼。」

師舉古鏡未磨公案驗一喝居士，士云：「某甲則不然，若有人問：『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』『銅。』『磨後如何？』『非銅。』」師云：「誰知是兩塊銅？」

問答

僧問：「古人道：『逢人則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』和尚今日將甚麼為人？」師云：「虛空頭戴角。」進云：「若遇盲、聾、瘖啞三種人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玉兔嚼寒冰。」僧禮拜。師撫禪床云：「茫茫宇宙人無數，那箇男兒是丈夫？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未生前事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曾與汝同參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已生後事？」師云：「我曾與汝同參。」進云：「和尚恁麼得大自在。」師云：「我恁麼得大自在。」

僧問：「一心不異，萬法一如。如何是萬法之源？」師云：「飯缽子。」

僧看夾山參船子機緣次，師云：「者漢若不是道吾，幾乎半途而廢。」僧云：「那裏是他半途？」師指夾山語云：「者不是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師云：「木魚兩箇口。」「如何是法眼？」師云：「香爐三隻腳。」

僧問：「念佛底是誰？」師云：「雞鳴犬吠。」

佛事

為聚雲萬祖忌日拈香

舉：「南泉和尚為馬大師設齋，問眾云：『大師來麼？』有道合取缽盂、有道真堂前更添一分食。今日為聚雲設齋，也不問來與不來，瞞頇大眾，但看師翁者十四年來入泥入水，葛藤不少，不肖炳孫欲搖唇鼓舌、稱揚讚嘆，又是土上加泥。諸昆仲！且道：師翁說底以何為驗？」遂拈香。

禮聚雲萬祖真

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聚雲堂上曾觸忤，毒鼓遺來到處鳴，戴角泥牛拍掌舞。」拈香作禮，云：「兒孫得力，祖父不知。」

為蘇茂宇居士對靈

舉：「古德云：『紅芍藥邊方舞蝶，碧梧桐裏正啼鶯，目前大道無遮障，只是時人不解行。』」驀豎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居士平日建立精藍、請佛供養也是者箇，護持三寶、親近知識也是者箇，四十九日以來淨穢不著、去來不分也是者箇。既是者箇，還有出格事也無？」卓一卓，喝一喝。

為思修禪人舉火

拈火炬上下指，云：「還見麼？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四方八面無迴避，鐵牛咬碎破沙盆，思修頓入三摩地。」

為心池維那舉火

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，破戒比丘不入地獄。秖如心池維那不是清淨行者，亦非破戒比丘，又向甚麼處安置？」擊火炬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

為崑山行者舉火

以火炬敲龕左邊，云：「君子道長。」敲龕右邊，云：「小人道消。年月日時俱吉利，節候到此不相饒。還知不相饒處麼？東鄰鐵馬鼻繩斷，沒處藏身著火燒。」

題讚

讚吹萬師翁

者慈尊一箇好潔白人不做，無端去朝陽洞飲真空水，來聚雲堂上吐甘露泉，引得後代兒孫一箇箇粧風賣顛，逢場作戲。仔細檢點，者不唧溜底老凍儂，好將一條斷貫索穿著鼻孔，送在無佛處稱尊。若論仁義道中，且燒一瓣兜樂婆、畢力迦、沉水香，留作人天供養。

達磨渡江

紙上水上，海上江上。無住為宗，竺乾震旦。面壁處一味直指單傳，付囑時兩卷楞伽教相。得恁麼賣弄精魂，笑殺衡山和尚。

隻履西歸

無端自西來，禍胎從此起。不是斷臂人，幾乎坐殺你。咦！者回歸去勿再來，再來失卻那隻履。

瑞林畫達磨請題

瓶內有花，紙上有相，石上有松。且道：達磨面目在甚麼處？咄！會得許你動手。

自讚

三腳驢子弄蹄行，天上天下沒蹤跡。威音已前威音後，沒量人騎沒量驢。此是老僧重下底註解，就裏有二句是玄要料揀、有二句是賓主照用。若檢點得出，與老僧把手共行；如或未然，且向第二頭薦取。

偈頌

頌臺山公案

古道傍邊老牸牛，頭生雙角使人愁。趙州握口無鋒劍，箚盡浮雲萬戶收。

頌末後句

末後句，隔一層，無端錯認定盤星。手長衫袖短，風逐水成文。凌煙閣上功臣杳，說向愁人愁殺人。

頌國師三喚侍者

一箇銅睛鐵眼，一箇鐵眼銅睛。兩箇暗中書字，不覺偶爾成文。

頌國師問紫璘童子全章

供奉童子，草作黃色。要識一貫，兩個五百。

頌曹源一滴水

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，問答分明，燈籠露柱。

別峰上座係忠郡孝廉，其子亦食饌，俱從慶忠老人祝髮，時住風木臺，賦寄

風木臺無風木傷，竿頭進步共商量。商量極處見題目，悟我木樨越桂香。

示竹庵靜主

且住庵中且住僧，急須策杖別峰行。他時行到無行處，始信吉祥正眼青。

書問

上慶忠老人

弟子久擬出江，隨侍巾瓶，第火鏡太明，芒鞋生澀，雖承事不以寒暑為勞。奈吾師之家富，養子多驕，特走執事持供不腆，暫調香積，俟布金主人將祇園大定，並候法旨，方敢束裝。臨啟惶懼。

寄映曹勤舊

龐居士云：「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，大家團圞頭，共說無生話。」後元豐間，有箇無為居士曾參宗門，大有所得，和龐公偈曰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討甚閒工夫，更說無生話？」者兩箇俗士將十方常住分疆列界，各自稱尊。彼時有箇海印信禪師，因見無為居士此偈，亦作偈曰：「我無男婚，亦無女嫁，困來便打眠，誰管無生話？」過此三大士，再無與渠把手共行者。聞勤舊女已嫁矣，想于青州布衫公案用力參究，山僧代作一偈，儻日後打穿漆桶，與三大士把手共行，不負歷年護法之誠。偈曰：「我雖無男婚，卻也有女嫁，從此究根源，再不說閒話。」看者一偈與三大士是同耶？是別耶？若道同，幻人心識本來無；若道別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或曰：「此是月山參底話頭，因甚書與勤舊？」我直向他道：「嘉州大象喫黃連，陜府鐵牛滿口苦。」說到者裏，不覺一場大笑，姑且截斷葛藤。

復汾陽覺師弟

兀坐山中，無可共話，忽讀華札並十二時歌，不覺抖擻精神，通身踊躍。想吾弟做將軍時，金戈鐵馬，躍武揚威，未足為貴。今日在糞草堆中拾得無價之寶，照天照地，布施無窮，方為貴耳。賢弟莫謂年邁無為，正宜老當益壯，他日聲教過汾，利益不同小小。至若聚雲掃塔之行，帚柄原在衡山手中，亦任那腳跟穩與未穩者隨侍函丈去來。俟秋末冬初，將老聚雲多寶全身和盤托出江上，一個個不可謂，衡山得恁麼不惜眉毛一笑。

又

莊讀來翰，知吾弟氣概不同，法門甚幸。但門庭施設，不可不捷疾操履；入理深談，不可不確細討論。拿者兩條路，參証明白，縛作一束，送在永安沱裏，然後向寶花座上提持，入泥、入水，或上、或下，只教獅子迷蹤，誰奈你何？若不如是，笑破天下人舌頭在。

復友人

吉祥久欲出江，第以暑氣逼人，實難舉足。聚雲之行，吉祥多子塔中往來遊戲，夜夜同眠，朝朝共起，何必區區鼓棹臨江耶？或曰：「理上則可，事上不然。」我向他道：「離卻理事，來與吉祥相見。」

答慈庵靜主

春初一別，不覺經秋，忽接雲章，恍如覿面。每嘆賢座天資不群，住山清白，儻肯放下狂心，一味參究，則世、出世間事自然通天達地、耀古騰今，那許倚墻靠壁討人冷煖耶？吉祥日用本分為人，若將油、鹽、醬、酢五味調和，接待往來諸方，定罵我去在。儻不惜草鞋過山一晤，冬瓜、茄子亦任飽餐，必不空出。

寄寶善居士

古德云：「頓明自性，與佛同儔。」然有無始染習，必假漸修，令人順性起用，如人喫飯，那能一口便飽？圭峰和尚答溫造尚書曰：「真理雖然頓達，此情難以卒除，如風頓止，波浪暫停，豈可一生所修便同佛用？」又云：「作有義事是惺悟心，作無義事是狂亂心。狂亂隨情念，臨終被業牽；惺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」庵提遮女問文殊云：「明知生是不生之理，因甚為生死之所流轉？」殊云：「其力未充。」雖有見性不留佛、悟道不存師，目睹瞿曇猶如黃蘗，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，祖師玄旨是破草鞋，寧可赤腳不穿者

個說話，另具一番眼孔始得。所以白居易侍郎問惟寬和尚曰：「禪師何以說法？」寬曰：「無上菩提心，戒備於身為律、說於口為法、行於心為禪，應用者三，其致一也。」易曰：「既無分別，何以修心？」寬曰：「心本無損傷，云何要修理？」易曰：「無修無著，又何異凡夫？」寬曰：「凡夫無明，二乘執著，除此二病，是曰真修。」真修者，亦非勤、亦非忘，勤則近執著、忘則落無明，是為真修心要。古宿入法淵微，示人剋底若此。昔大安三十年只看得一頭水牯牛，趙州以粥飯二時為錯用心處，此昔後世行履之模範也。如雲門大師是法海神龍，出語萬古，不墮常流。一日上堂，問僧曰：「世界恁麼闊，為甚鐘聲披七條？」僧曰：「不會。」門云：「七里灘頭多蛤子。」今人只知他老作家手段，不知他參學之苦。初行腳到乾峰，峰示眾云：「法身有三種病、二種光，須是一一透得，更須知有向上一竅。」門云：「只如庵內人為甚不知庵外事？」峰呵呵大笑。門云：「猶是某甲疑處。」峰云：「你是甚麼心行？」門云：「也要和尚相委悉。」峰云：「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。」門云：「諾！諾！」到曹山，山示眾云：「諸方盡把格則，何不與他道卻，令他不疑去？」門出眾云：「密密處為甚麼不知有？」山云：「秖為密密，所以不知有。」門云：「此人如何親近？」山云：「莫向密密處親近。」門云：「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始解親近。」門云：「諾！諾！」後到疏山，山上堂云：「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。」門出眾，云：「如何是法身邊事？」山云：「枯椿。」門云：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」山云：「非枯椿。」門云：「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？」山云：「許。」門云：「和尚道枯椿，豈不是法身邊事？」山云：「是。」門云：「道非枯椿，豈不是法身向上事？」山云：「是。」門云：「秖如法身還該一切法也無？」山云：「法身周遍，豈得不該？」門指淨瓶云：「秖如淨瓶還該法身也無？」山云：「闍黎莫向淨瓶邊覓。」門遂禮拜。只者幾段機緣一一透得、證得，始可向高高山頂立、深深海底行也。居士乘悲願力現將軍身，到法門中來摸著衲僧鼻孔，俟出得門時另有一番說話。且道：說甚麼話？機絲不挂梭頭事，文彩縱橫意自殊。

衡山炳禪師語錄終

(四川石砬普賢庵戒弟子性印、
性果、性通、海明、海澄、海清、海覺
助刻
衡山老和尚語錄一卷，祈求早明
般若正因，永證菩提妙果。)

附塔銘

高峰法侄性統撰

粵自西乾釋迦文佛開教以來，祖祖傳心，得人道顯，所由來矣。迨夫西旨東流，宗分五派，臨濟而下，于我先世大慧宗杲禪師稱益盛焉。杲傳懶庵需，需傳鼓山永，永傳淨慈明，明傳苦口益，益傳筏渡慈，慈傳一言顯，顯傳小庵密，密傳二仰欽，欽傳無念有，有傳荊山寶，寶傳鐵牛遠，遠傳月明池，池傳吹萬真，真傳鐵壁機，機付法一十八人，高峰先師其第四也。第三座則為衡山燈炳禪師，初號沖谷，本蜀南道瀘州合江縣馮氏子，世業儒。師生有異相，既長，不樂世典，遂祝髮焉。初習教乘，久之嘆曰：「黃葉雖可止啼，幾誤卻出世嬰兒。」乃治任東下，遍訪名宿。過萬邑興隆寺，進叩吹萬老人，痛遭鉗錘，不覺渾身俱碎。隨老人遷忠之聚雲，執侍者事，脅不就席者數年。老人告寂，鐵師翁繼席，師以事老人者事之，猛醒奮發，于翁拄杖頭邊搗穿漆桶，翁印以偈，則在辛卯六月望前五日也。出住石司之香爐寺數年，性孤淡，不樂與世交，而真俗從之者愈眾。忠屬范村有族業一所，延師卓錫焉，勉請乃就。是時狼煙四起，林密人稀，師闢棘插草不為懼，緇衲雲集，無怨勞者，凡夫、武夫、健將皆倒旌門下。嗚呼！是非有以大服其心而能然。平剎成，匾其額曰「慶雲」，正我朝鼎興平治之年，皇風浩蕩，關津無阻。師遠涉萬里，掃大慧祖塔于浙之雙徑，望其五峰聳翠，殿閣依然，而法席終虛，萬種感發。一載復歸，維時統方祝髮，師見而異之曰：「中興雙徑，其在此子矣。」統尚孩孺，亦未知其言之重也。自是朝夕相見，從不作世情一語。每嘆祖道艱危，法門秋晚，諄諄齒頰間，俱示相囑之意。庚申春，值兵變，統隨先師避地，禮別于師。師垂涕曰：「吾老矣，于世何濟？亂離若此，何心人世哉？」揖而囑統曰：「法道惟賢座是賴，願勿忘我。」相送竹堵門，耿耿然、由由然，屢顧後別。別且遠，悲聲尚在耳也。孰知離不幾時，走訃者至。嗚呼！愈知師別時相囑之言，誠有心矣。師生于萬曆辛亥四月十一日子時，于庚申六月十八日，沐浴端坐，訓眾畢，說偈而逝。世壽七十，僧臘五十三，語錄一卷行世。闍維後，師得法弟子性玨奉師靈骨，附葬于高峰祖塔內，承先師命也。蓋高峰祖塔，先師修以安鐵師翁者。左右附二井，以左井迎師，右井先師以之自待焉。殆以父子兄弟，誼篤一堂，示遺範于來茲耳。玨念慶雲為師開創，將靈骨留半，欲建塔以主叢林，無如事未就而玨古矣。其徒若孫，不忘先志，謀為合塔，以安兩代，誠亦孝思之不誼也。統思之、悼之，用是激切感仰，而為之銘曰：

我宗的旨，　教外別傳。　人人本具，　證自西乾。
臊胡遺臭，　迄平中土。　作獅子兒，　大慧為最。
遞傳而下，　代有明宗。　獨師荷任，　志願堅隆。
語傾甘露，　氣靄慈雲。　披肝瀝膽，　彷彿難名。
追思莫盡，　緬維德音。　渺渺予懷，　將于斯銘。
斯名在列，　皎月當天。　清輝不改，　普照永年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